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戶部類　第四卷

萬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倉場總督孫瑋一本漕儲關係匪輕運期遲緩

可虞懇乞

嚴旨責成以儆玩習以裕

國計事竊惟

國家歲運漕糧四百萬石以實

京師固三十六營荷戈之士仰給而食亦億萬生
靈擁衛之衆留易而給二百餘年所以固根本
而調營衛道實繫此我
祖宗誠重之也于是備設督運之官嚴定儹運之
程明懸懲期之法載在
令甲其誰敢玩奈自河伯一從于兩洪而咽喉為
梗自水旱屢奏于改折而本色漸空浚溪以迨
今日漕政日壞法令日弛而稽遲日甚臣蓋憂

心焦思皇皇而靡敢寧矣即以去歲諭五月間
漕艘即有抵灣者計至八月坐派入倉已幾百
餘萬即有綠黃轉加之誤使督運諸臣刻期催
儹不兩月而竣何凍阻之足虞乃留通之浮言
一倡官旗之覬望頓起匿舟曲岸即跬步且不
前比臣嚴加督責必欲運至京庾各官旗始知
謀之不遂啣尾而進撥運無幾朔風驟起而冰
合矣計凍阻共六十三萬有奇河凍舟膠不得

不惜力于陸運毋論輓輸之苦難堪僱值之費不貲即倍加關防而積年旗甲賄通經紀車夫沿途偷盗摻和之弊何所不至及入倉非凍結成塊則蒸爛如泥欲令如法曬揚斟短天寒凝冰難化欲責官旗買換窶夫逆旅粉骨難完不得已為權宜之計准令收受入廠當年支放雖未經炎暑不至紅腐然較以乾潔米僅已減其半夫以貧寒守衛之卒別無經營資身之策八

口所仰給者僅此月糧幾石糧易錢幾何而復以半價之米給之又何怯瞑目語難通市有飛辭之語豈非留通一言以誤之耶乃以今歲較之即延遲更甚去歲收自五月始今自七月始矣去歲八月坐致百萬餘石今止四十六萬矣夫糧之至也以過淮過濟為期而糧之難至也以河凍為期今將入深秋方報過淮而過濟之期尚爾寂然則糧之遠也明甚北路早寒今寒

露將屆運僅十一則凍之近也又明甚夫糧至
之遲甚遠而凍至之期甚近不待智者已知運
事之可虞矣若不及今嚴行申飭萬一復有襲
故智而狃異說者將懷觀望彼此逗遛恐今冬
之凍阻水濱者又不止六十餘萬石而已年復
一年視漕務若戲日遲一日以凍阻為常此實
軍
國之隱憂而臣愚之所大懼也極知總理運事者

有漕河重臣總運押運者有總臣該道而儹運
糾察以白簡從事者又有特遣之憲臣在焉諸
臣洞悉時艱其戮力共濟憂
國急公之念固有百倍于臣者顧臣職司糧儲目
擊倉庾空虛陳糧腐爛漕規廢弛懲前慮後誠
有不勝杞人之憂者故輒敢披瀝其愚伏乞
皇上軫念漕糧係軍
國命脉

宗社大計
嚴勅在事諸臣乘今秋深水平時儹進其總兵漕
儲道務令沿途分部催併刻期前來如有迟緩
悞事仍至凍阻及溫爛不堪聽臣部該科及倉
漕御史一體從重參處無徒以二三皁弁塞責
如此庶可以結今歲之局預將來之備賑積習
之玩而
國計其少有攸賴矣

臣願通德二倉去
京師不遠若河冰未結暫以貯之不妨漸致所省
陸運之費不貲亦視太倉之有餘不足而時
為消息可也

萬曆四十二年四月初二日

直隸巡按田一甲一本為敬陳漕白三事懇乞

即賜允行以便新運事臣奉

命巡倉以來凡于倉漕利弊無不講求意旦夕得

代于復

命時用陳一得以報

皇上耳乃今候

命半載而新運已鱗次漸集矣其有事在目前無

甯遲緩者謹先為

皇上陳之

一曰輕賫之標解宜復夫輕賫銀兩每年解通庫者三十四萬八千有零其一應執輸諸費倉漕各役皆取給于此所關係非渺小矣通來俱係淮安類解差官守支于運官毫不經手爲萬曆四十年內該總漕督臣有鑒于委官類解之弊慨然議以把總順帶解入通庫此其省一解

官即省一秤兑省一需索諸弊意至善也第法以祛弊而弊隨法生則把總之解輕齎職以為有必不可行者蓋武弁之玩法甚于文職人所知也武弁之起家以賄債負甚人所知也武弁之見利而不見義得利而即鑽營人所知也文職非甚不肖猶或遮掩顧惜稍有忌憚焉且通庫部臣清潔相傳一切解銀皆解官自為守放而把總一官舊運甫完即趨新運能歲歲守支

手即今季春將盡新運前幫已有過天津而二
三把總猶或守支米完留滞京邸幸皆已陞者
不然不知何以料理新運也
一回車戶之脚價宜增夫漕糧每歲入京倉者
二百餘萬其車戶僅六十六名耳
京師之民先年猶多殷實即賠累不之覺而邇來
差煩役重多係貧窮即此車戶一役皮骨盡矣
職自受

命以來每缺車戶僉報一名若驅之水火舉室呼號千萬告免而至于見役者或消乏或逃亡富者立貧而貧者立斃此其故何哉蓋每米一石東倉腳價一分八釐西倉腳價二分四釐此相傳定例也而各車戶每米一石東倉常費至二分二三釐西倉常費至二分八九釐若遇陰雨泥濘不便行走價更倍焉千車萬畜填滿街衢稍不如意散之四方有三尺所不能加而僱覔

所不能至者則脚價又其所不容不委曲增加者也況偷失有賠短少有罰雖倉橋各衙門通皆賢者自好一洗往弊車戶或免分外之需而業已充其役能免毫無所費乎故職請于每石脚價量加 三釐雖當此公私匱絀之時有裁省無增益而此之議加亦不為多且不過在輕齎銀內支給 而每年搬運之速不至泥攔糜費其所省便乎

國計更多也若恤此小費不以加給則勢窮必變
即今僉報已甚掣肘將來必至于逃亡殆盡其
何以竣厰事耶此
國家命脉所關斷不容不加之意也
一曰白糧之外剩宜建夫白糧每歲二十一萬
九千餘以備
上供御用及各官廩餼與軍
國之需並重焉舊例白糧至于丁字沽交卸其分

剝者即漕糧剝船原設于河西務者也惟是白糧每船較之漕船殊大止能至丁字沽而止而沽之至河西務猶百里而遙取漕剝以剝白糧往返守候稱極苦焉矧邇來漕白併行天旱水淺則漕剝止足供漕糧之用而白糧于是乎無剝矣不得不僱覓私船而糜費益甚前臣耿鳴雷條議于裡剝增造六十五隻剝白糧誠有見于漕白并至共剝相妨耳第外剝之需船更多

而急其何可不為之所乎錢糧加派而每年腳價原有定例即以此項充撐駕工食及朽壞修造之費焉蓋每百名腳價額定三兩一錢九分每船可裝米二百餘石亦每船可剩三四轉則二十餘兩之腳價三七扣貯以備修理剩以作工食有餘也惟建造隻數據解頭等意欲造船三百隻職意白糧既有專剩亦不必如此之多而修造或發之清江廠或候派銀到日即招覓

看守人委官督造又在該部之再詳議也凡此三者皆一時之急若今不言恐轉盼新運之到又無及耳伏乞

勅下戶部再加詳議如果職言不謬即將輕齎銀兩移咨總漕仍舊委官標解以杜把總之弊萬不容再誤以填谿壑至于車戶腳價再酌增加數釐永為定例其建造丁字沽白糧剝船于官無費似應可行第不知五府士民稱便何如亦

宜移咨彼中撫按再為諮訪查議建造錢糧作
何加派如果議妥確當即于今歲速造待剝庶
于漕白永絕弊累而于
國計均為有補矣
職按議漕白者多矣獨此三事皆體
國恤民之要務而輕齎銀兩不委武弁解納足杜
乾沒之弊大廉者可使守財非可望于債帥
也

萬曆四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直隸巡按毛一鷺一本為轉餉竣事敬佐末議以規長便以備

採擇事臣聞習者巧之所避害者利之所乘故習之門巧者不過而嘗其害利無所遺語不誣也臣不敢侵言習而業已受事十月不可謂之不習也臣不敢溢言利而遘遭之厄至痺股脛嘔心血以僥倖得報成事則謂之嘗其害也可業

嘗其害矣而不悉其利可乎故有語似平而實係對症之藥言若迂而實為徙薪之計敢一一誦言於

聖明而

皇上試垂聽焉

一曰缺船之速造當議漕糧之賴有漕船如食之有器也船數之准諸糧數如形之有影也缺糧則船無所受缺船則糧無所依此不待智者

而知也然而缺糧百無一二缺船則十處而九矣查議單所載凡軍三民七釋價軍衛有司依限征扣八月以裡給發買料興工其設期何預也料價未完一而將堪動銀兩點數借給一面查欠料軍衛有司嚴行追補其設法何善也延至九十月不完工則議罰十一二月不到水次則議降其程限何嚴也乃邇年以來非任其廢缺不行查造即聽其躭延多至後期有一幫缺

船至數十隻者有造船延至四五月始到水次者勢不得不僱募洒帶僱募則脚價無出洒帶則載重難行弊孔百出挨延萬狀軍與兩相悮而兩受其弊今且置原額於不問沿洒帶以為常矣帶愈多則船愈重船愈重則行愈遲即日一今回爾過淮洪無違限爾抵壩完納無愆期也此如卻步求前無米索炊又何以異也如今歲楚中新船殿後江北僱募躭時以一簣虧

功致全漕幾厄盖缺船之遺禍烈也

請自今日始嚴加申飭即宜行淮廠稽核船數及時補造并行各省直兵糧道通查總衛所各缺船若干所需工料若干先借動庫銀辦料一併造足給其領駕一面嚴追底料補庫造船不得過八月完工不得過十月駕赴水次不得過於十一月法在必行如遲延悞降罰一如舊限一毫不得輕假造完之日督造官將發水月日揭

報院道以便稽核仍出一印給付額運官收執
以便查對庶運官不得借鈌船為遲局勢不得
不速赴水次有司不得借無船為口實勢不得
不徵糧貯倉有司儲米以待船運官擁船以待
兑即不煩催儹而漕運自速矣說者曰今歲以
全運不兌捉衿露肘耳一遇減存而何難東挪
西移左支右吾也夫減存非災祲則旱荒耳與
其為減存無寧為全運與其為減存計權宜孰

若為全運計長久乎且漕規之不報銷缺船也

此缺船補造之期不可不議者也

一曰造船之定式當議船之有式如衣履之於體裁酌其所受而因鄉為大小故服履不章為身之災未有漕舟而可任意肩越漫無限制之理查

祖制每船載米三百五十石帶耗米不過四百餘石又每船許帶土宜六十石今即從寬格每船

計載五六百止矣乃今各總船無不可容千石
者抑何侈也若江廣糧船體式愈大令人駭目
扣之、皆係旗軍幫造每船變產揭債有貼至數
拾金者有貼至百餘金者遂放樣長大恣所欲
為蓋彼捐本既重價利必奢每於兌糧完後即
滿載貨物以行船重如山勢不得不灘淺起剝
移船如移山勢不得不前脫後壅嚴督之則曰
水淺膠舟耳窮搜之則貨累累如百家市矣窮

一甲而彼甲復然搜一舟而後舟復然寬法宥之則舟膠盡法繩之則軍適治一甲而號令衆甲則死且不悛言何能喻蓋若輩以身殉貨即剖腹藏珠不足喻其愚總之船大為祟當其幫造時此弊已牢不可拔矣今不議船而議船行之遲速見猶課牛車以千里責股於腰者以馳險踰峻也

請

自四十八年為始各省廠造一如漕規盡革幫

造陋習倘以積重難反當以江廣船製準諸今日之厰造以厰然製準諸昔年之四式長短廣狹俱定以限制越制者監造委官必罪不宥船尾書某年造數字塗以硃丹庶新船不致混亂船兩傍扣五六百石吃水若干即印以火烙字跡庶載重易於觧白不越數年舊船盡而船式畫一矣船有所限債有所窮既省貿易之遷延又免膠淺之盤剝即不煩催而自速矣說者曰

地分南北勢難周知獨不見京衛諸艘素號窄小而遮年兑運江省漕糧寧別有徑路乎乃歲歲行之如坦途乎此造船一定之式不可不議者也

一曰軍器之整練當議糧係軍

國命脉計四百餘萬由東南西北計程數千餘里中途水旱盜賊時有不測而盜賊為甚而在今日為尤甚先年以民糧而改兑運於官軍豈無

深意哉蓋既分隸各幫又復卒徒數十萬俱習
技藝足禦寇防敵且輸輓且捍衛計之密也昔
陳平江常以督運遇倭寇督運軍戰退之此非
先事之驗乎適緣承平日久始以因循狃為玩
愒官多紈袴養驕不知教演為何術卒惟外省
水鳥合不知武藝為何物幸而不遇事端　起
耳倘卒起之變非烏驚魚潰則藉寇齎盜無論
督運軍戰退如平江故事即求所為捍衛者而

不可得矣此等光景即平時猶不可不預為桑土之計刻今東隅多事水旱頻仍邊海處處空虛盜賊時時竊發如淮揚登萊津通俱係中原重地又俱係倭虜得乘之地萬一有警漕必先受其禍則顧慮安得不早而訓練安得不議也為今之計宜查動輕齎等銀每船各給二三兩不足則預給置纜以佐之使各船預備弓矢鎗刀及火藥諸器渡江時即赴漕儲道查驗核實

無許虛冒又比以什伍統以把總或於漕隊處
或遇阻幫時即沿途操練不計懈弛務使聲息
相通首尾相顧所謂行則成陣止則成營此今
日運軍第一議然而空拳不可以冒刃制梃不
可以捷賊則緊關尤自備器械始說者曰糧船
以萬計官辦給則錢糧無所處軍自措辦則虛
塞責職以為藉利器以衛
公家寓勝兵於運卒可愛護一指而擲肩背乎況

軍辦而官核之既可壯漕舟之色又足壯軍國之衛此軍容整練之且不可不議者也

一回水櫃之清查當議我

國家歲漕四百萬石所賴以轉運者漕渠一衣帶水耳即雨暘時若河水充盈尚須節宣啟閉稍過去旱河流立涸若今歲淺汎見底一舟之移至難如拔山矣即如去歲重運至濟寧一帶盡被淺擱束手無策設非秋仲得雨豈能飛渡查

汶上縣有蜀山湖東平州有安山湖濟寧州有
馬陽湖沛縣有昭陽湖
先
朝尚書宋禮設為水櫃以濟漕渠各建有斗門
如漕河漲則減水　湖以殺其勢漕河涸則放
水入河以濟其流計何深遠也邇年以來豪猾
之徒與水爭土與漕爭利將儲蓄之處竟作耕
藝之場有司且利其租稅舍大圖小遂令滄海
桑田盡為豪猾所号河漲而不能洩水涸而無

以濟其不為漕用也久矣卒遇旱乾水溢必有
大悞運船之時彼
京邊百萬荷戈者不枵腹待耶則今日議請議復
不待智者而知也但久假不歸已在可問不可
問之間也須得任怨任勞之人重以事權假以
便宜毋以旁掣礙手毋容浮言中傷始克有濟
然此等徇一毫人情不得著一毫我見不得堂
堂正正特揭日月而行彼即有雌黄之口豈能

盡奪黑白之實者宜
亟勅總河臣嚴督該道該司併力清查務盡復舊
日規制勿以姑爲待而嘗之勿以稍有阻而置
之致則破格優遷不致則加以治水無功之罰
此又河工視以成毁在
廟堂之
上定力主之與當事者確持始終庶可堅彼任事
之志耳語曰未雨徹桑先病求艾如今歲遘此

淺期再不亟為清理是兩不調桑病不蓄艾坐視漕事之極弊大壞盡失先賢之良法美意司
國計者當不待其言之畢也說者曰極重之勢難反非嘗之原必懼剝湖祖歲入且饒民居藉輸課以養生官府藉佐費以養廉所從來矣噫是何言與民課與
國儲孰重公費較
尚食孰急彼當年規劃之始不知費幾許籌畫幾

許經營而積漸屑越至此極也請一顧名思義則所謂清故址墻堤岸禁盜握除租稅以追復先賢遺意豈待終日哉此泉湖清復之舉不可不議也

一曰衛河之疏浚當議查得衛河發源於輝縣槊刀泉至元城而益以漳水故先年虞泛不虞涸自障河北徙泉流單弱而衛河遂有壅淤之患已十數年於矣故向來議浚淺議建閘議道

水言人人殊猶如亂絲之無緒夫閘以蓄水必不得已而後建者也衛雖閘有壅淤如今歲淺涸景象則百年不一見之事但得口外一閘以平閘河之水勢足矣安所需多閘以待百年之用者而為漕運歲歲增一梗哉無已則閘水窮源尤為應手急著耳今歲衛水淺竭運事久不可為道臣瞿師雍苦心窮探悉得其槩漳河故道自臨漳河口起至元城縣小灘鎮止約長二

百餘里河身見在不煩工力而淤塞者僅十有二里挑濬亦非難事近口處所須築橫堤一道以障北流使歸故道核所費當不逮萬金即可拱手而成惟有異同者漳有水時而漲或致淹沒而大名府適當其衝臨清州適滙其流耳然聞漳未北徙之先數十年僅有一泛漲在大名不過沒田數十頃水退更成膏腴而清源即沒田木之前聞可見即偶漲亦不為害況數十年

一見之事而遂因噎廢食哉次之則有濬小舟河一策小舟河泌河流派自河內清化鎮起至合河鎮與槊刀泉合流以濟運也查合河出入之口須四丈濶深丈餘而上流則深濶各不過五尺許受水幾何無濟於用須大加挑濬令深須合河口等則滔滔之勢不減泉流其有濟乎然傍有八小河舟河特居其一餘皆民間引之以資灌溉者也舟河之分數增則餘河之分數

減恐或有從中撓之者此宜
勅總河臣主持必行委山東河南兩道臣互酌而
交任之可必其用力省而收效捷此較漳河似
屬第一議然既省於用力又捷於取效反覺勝
一籌此今日所當亟圖也說者曰利不百不易
業事速成則易壞業知夫一勞永逸之說矣則
胡不挪漳水以收全力而藉以汙滌為嚆矢耶
是不然黃河之險無處無之衛河之竭則百餘

年僅一見也治泇河以避之河之險治本也治小舟河以救衛河之淺治標也況障漳河非萬全不可疏小舟河即千餘可辦況障漳則利害半疏小舟河則有利而無害且未見小害之足以還大利也此衛河疏濬之事不可不議者也

一曰白糧之幫船當議白糧關係

上供豈宜緩於軍儲況覈其數僅足當漕糧二十分之一舊時定限正月開幫蓋以急需不得緩

期而又念漕軍勢衆不欲備處以爭此衣帶水耳今閘幫牽避至三四月勢不得不與漕船挨幫遞進而徃之閘隙買爭每歲以為常者非盡旗軍恃衆也咆哮亦緣白糧體大載多漕艘居其前者如釋重負處其後者如落深穽而催儹者方迫以兼程方齋以延緩而無奈白糧重舟之當前阻壓也夫人有催督在後阻壓在前而不力求解脫以去者乎況一阻百阻即一閘百

閘當其閘而禁之官之卑者如楊湯止沸其尊者又不及趨而前即趨而前矣然以多寡強弱論所督不得不在旗軍然何異白之懸而黑之募也宜自今以始白糧必令十二月完一應車脚米折俱限有司十二月解府轉給無得愆期定限正月開幫俾不得漕船相值而所顧募民船必照淺船事例止合裝五六百石不得以不分粟爲辭各縣俱照預定船數渡江之月憑

漕道掣駁放行其船不足數及仍用大船者即中總漕巡漕衙門即時參究則不惟船小載輕部運糧斛可速竣事即偶與漕舟相值同船並載同戕叙幫漕軍如蟻猛如虎更何所借以肆其咆哮仍有不逞者即痛懲以三尺彼輸心俛首抑有何辭況船不擇大則隨地可覓載不敢盈則用人必少既免索巨艫於包攬之積棍又免招外鄉水手烏合之流棍猶防患彌盜之上

策也說者曰正月開幫是矣漕糧豈無早開幫者白糧照依漕是矣今漕舟體亦重大白糧顧募在眼前而漕舟之易尚須新造非所以程緩急也不知漕艘多則鄰集難白船少則比櫛易白糧果以正月開幫當不與漕船相值即值矣而船相若又何礙於值也且漕船重大誰不知之第以彼此相絜漕船載糧照限單大約不過五百石白船載糧照粟且於數千數百石矣旗

軍帶土宜固多然白糧船解自
上供白糧而外其所携酒米貨物亦未易縷指也
則大小輕重之故固自較然矣此白糧幫船之
酌不可不議者也以上數款俱臣以閱歷兼之
採訪以耳聞兼之目擊皆漕運極關切之事又
皆今日極緊要之舉所謂捐小利以集無窮之
利擇小害以去莫大之害此臣所為習也臣固
習而悉者也千慮一得其在斯乎伏乞

勑下户工二部查果臣言可採酌議伏
請施行庶臣得借蠡測之見以遑改圖之暫且於
漕河
大計未必無小補矣
臣按古人寓兵於農
國制亦寓兵於漕若使卒服習器械利軍容盛紀
律嚴三千餘里所過之地尚可消萌也邇來
失此意倘有不逞奮臂一呼勝廣之形成

矣況東岳喪敗草澤生心猶可慮乎蓋至山東妖賊爲梗而後知此疏之先見也

萬曆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漕運總督李三才一本漕政廢弛已極謹摘一二緊要舊例乞行申飭以濟新運事竊惟

國家定鼎燕冀歲運東南四百萬石之粟以實

京師六軍萬姓於焉仰給

國家命脈實在於此其事甚鉅其法甚嚴其地方道里統轄七省甚廣甚遠其監督催儧設官分職甚詳甚備爾自萬曆二十六年將漕事兼併

總河衙門帶管於時河臣駐紮濟寧不駐淮上且其人喜虛無而惡囂煩尚擺脫而憚拘檢故視漕事若贅龐三四年來有司軍衛俱不知有漕矣故米色不登二樣期限每至後時過決無人分理淺舡日漸缺額玩愒成風可嘆可恨自去年四月漕歸於撫臣受事以來日夕兢兢不敢以將去之身忍視

國計之壞凡所以振頹起廢靡不嚴飭惟是法久

而視為文具人玩而習為故常即屢經告誡不
足以當各屬之一噱又何能展布四體為
國家効一臂之力耶況今大倉無三年之蓄
京師有不給之嗟今歲春阻清口之乾涸秋阻徐
邳之泛濫舡之漂流者八千餘隻限之躭遲者
兩月有半漕之之難無踰此時漕事之廢亦無
踰此時若非題奏
明旨申嚴舊例不惟無以振積衰之弊欲肅久玩

之人心且恐將來漕政之蕩然益不可為矣所
有目前一應事例最為吃緊者臣謹會同提督
漕運總兵官新建伯王承勳巡漕御史楊廷筠
酌議明確列有二款上塵
睿覽伏乞
勅下戶部再加查議覆請定奪速行臣等嚴加整
飭一體遵奉施行漕運幸甚
國計幸甚

計開

一申嚴米色限期以速兌運照得軍舡開兌

之遲速視有司糧米之完欠有司糧米預

徵在倉行月二糧以時關支則軍舡斂于

趲事何敢違越臣查得議單開載一款漕

糧俱限十月開倉十二月終完兌開幫如

十二月中有司無糧督糧司道及府州縣

掌印官各罰俸半年過正月者各罰俸一

年還二月者各降二級布政司掌印官降
一級又一款各府州縣掌印管糧官漕糧
違限不完捏報推諉聽漕司照例參
奏限級住俸其住俸日期不准實歷候補完
三年實俸方許申明漕司起送考滿朦朧
庇護者參治干礙方面官特本參黜又一
款各處徵收勢豪大戶敢有不行運赴官
倉逼軍私兌者比照不納秋糧事例問擬

原缺

期行月二糧過期始給領
欽准全單及議單事例皆為故紙軍舡未到
先報糧完軍船既到則水次無米旋征旋
兑聽信積攬挿和糠水利歸奸棍害貽運
官軍旗一爭即云强暴小則閙厰推捱甚
則陳兵相毆延至二月三月尚不兑完反
揑報正月以前巧圖規避監兑督糧司道
遠而不能一一覺察府州縣掌印管糧等

官各私其民而運官旗軍遂關然不平四行驁驁此釁端之所由啟而運事之所繫遲也臣目擊心維已經出示各兌糧水次張掛如旗軍故意刁蹬多勒贈耗聚相毆擊肆無忌憚許有司掌印官即於領幫官處取違犯姓名揭報過淮之時光以軍法細打一百然後究罪如領幫官容隱不報縱容生事者徑以幫官姓名揭報亦先以

軍法綑打重究各該有司掌印管糧官嚴
禁奸里積猾不得將粗惡低米或在私家
勢通受兌致啟釁端到淮驗米不登二樣
一併參提拏究去後所有單例布在方策
合無自萬曆三十二年為始責成監兌暫
糧司道將所屬州縣漕糧務要依期徵收
在倉米色務要絕一乾潔行月糧銀務要
及時支給軍船一到即如例晒晾兩平交

兑速令開行如式米色粗惡坐悞時日及
開報八成九成與夫奸豪糧里運軍私兑
致違開船期限者悉聽臣原奉
勅諭并議單事例將掌印管糧等官應提問者
提問應降罰者參奏降罰干礙司道一併
參治其被參官住俸年月照例俱不准實
歷考滿之日中明漕司查無為礙挪移方
許起送如徵收及期完兑更早米色登樣

充軍如掌印管糧官縱容遲悞一百石以上者提問罰俸一年二百石以上者提問降二級三百以上者比照罷軟事例罷黜又一款運軍行月糧以文書到日為始一月不給者掌印管糧各罰俸半年二月不給者各罰俸一年三月不給者各降二級半年之上不給者從重擬處又一款蘇松米色不類戶部查參監兌主事陳宣奉

聖旨陳宣奉勅監兌狥私容情姑照才力不及
例降一級調外任今後漕糧收完之日著
總督倉場官及巡倉御史通查各總有爛
惡插和等弊除運官照例追賠罪外其監
兌幷督糧參政有司官查各責任所在分
別參奏如粗惡不堪至三萬石以上將總
督漕運等官一併參奏來究治欽此欽遵
在今申至嚴且切乃今有司徵兌多不如

特為薦舉起擢領幫運官聽臣查照全單
使宜處治如此則法令一明人心自惕一
應兌運不期而速矣伏乞
聖
裁
一議覆押運道臣以專責成臣查得議單一
款隆慶四年題准淮徐兵道每年糧船過
淮親詣清河桃源等處會同各處糧儲參
政等官分地駐紮黃河一帶逐程催攢務

要三月以來盡數過洪入閘完日將過洪
日期呈報漕司具奏違者參究又一款各
省糧儲道凡漕運一應徵兌補軍催督船
料追併舊欠等項事宜責成專理如有司
軍衛怠玩悞事聞呈漕司參奏兌糧完日
各選委府佐二三員分投管押糧船過淮
過洪入閘方許回任三年俱能依期漕司
奏薦超擢遇有陞遷等項事完方許離任

不得改委悞事如一時員缺署管官一體
責成敢有推避延緩從實參究等因遵行
在卷自是各官奉行惟謹漕事頼以不墜
是催運之良法美意莫逾於此矣至萬曆
二十四年間該前任督臣褚鈇因各官經
過驛遞靡費供應遂題
將
湖廣江西浙江徽寧等四道止押所屬糧
船入瓜儀閘與漕儲道交代回任惟蘇松

道仍押過洪此一時為地方圖惜小費致悮大計已屬不可況此端一開怠玩遂滋近年以來各道即併瓜儀亦不至矣儹運之法廢弛殆盡夫自江浙湖省之遠既已令至瓜儀其去淮徐不過四五百里所省幾何而隳壞漕政叢生奸弊則不可更僕數矣臣承敝壞之後勉強兩運目覩省直幫然其在江以南者各道既不押至瓜儀

已漫無程督及至過淮而北乃漕儲道又
專駐瓜州催儹尾幫如清河邳徐一帶今
歲黃河湍湧各幫漂損何限民船撞壓何
限雖經或為處補或為嚴禁然而臣之手
披目擊日夜不給使有各該管糧各道身
親督押既易催儹又易料理民船必無敢
撞壞糧船致取賠補之懲糧船亦免欺壓
民船橫肆搶奪之弊以此見漕船之損壞

縣該管之無人即近事之多訛知舊政之
當舉盖前人設法原自盡善後人不可以
私臆小見致有變更耳合無自萬曆三十
二年新運為始將湖廣江西浙江徽寧等
四道仍照先年題
准事例與蘇松兵糧道一體管押所屬幫船過
淮過洪入閘沿途催儹遇有漂流搶奪等
項責成管理務與漕儲參政交割明白方

與巡漕御史相辭回任如此則督理有人催儹自速而一應積弊自將潛消矣伏乞

聖裁

臣按漕規舊制每年各省糧儲道參政皆至淮徐催趲漕艘過洪入閘非獨防其滯留亦使武弁不與運軍通同乾没藉口風波漂失耳

萬歷四十七年十二月初九日

漕運總督王紀

題為淮船搜括已極苦累難堪謹據實上

聞伏乞

勅下戶部諸臣檢閱東征舊牒斟酌派均以寬民

力以安

重地事案查四十七年七月十八日淮戶部侍郎

李長庚咨稱照氷文事理即便轉行淮徐道將

海船應顧募者應行顧應打造者照
例打造其應用銀兩咨來過部以便轉
請至本月初十日又據武生梁聘才賫投該府沙船可供海運如用之速行召募給以船租安家人皆樂從此亦通融接濟之一道也據此賫投前去傾查楊州府所屬通泰等處沙船如果可用即委各該道有司廣計召募其應如船租及撑駕夫值此東征舊

例
更從優議等因備咨到臣節咨行淮揚二道及
淮揚二府遵照外續據兩淮鹽法道帶管揚州
兵備道事副使馬從龍揭帖內稱海運沙船據
梁才已報七十隻江延徹已報一百二十餘隻
及後州官親赴江干查驗則惟有朽壞不堪之
船二十餘隻武弁說謊耽延意不可測不得已
令該州令同二弁務期必得堅實出洋船三四
千隻少藉咨用而武弁串同船戶躲避難堪甚

賞招徠而所報七十隻與一百二十餘隻未足
為信恐督飭部院閫之從各官不盡力憂
公家之意等因在卷隨該臣再三嚴核多方顧募
去後續據揚州府具詳到臣又據淮徐道岳駿
聲詳據淮安府具申到臣俱以無船歲歉為辭
等因到臣該臣看得奴酋逆
天犯順起兵以來殲將覆師據地破城謨書侮弄
大傷

國體此正
主憂臣辱士枕戈揮淚之日也臣子誼切同仇苟
可效一臂又何敢過分畛域以誤
國事第航海一役長淮民力竭矣萬分不可支矣
備以括船槳之大急致有他虞又臣之所大懼
也安能嘿嘿無說而處於此夫淮安自昔號為
船藪人人知之大都皆商船漁船錯繚於江淮
求其可以横渡溟渤者亦寥寥無幾也今年春

閩山東撫臣募淮船六十隻即如其數給發臣
意在急
公而未敢言也至於秋間督餉部院造船募船之
檄又至即下令有司料理臣意在急
公而未敢言也得一紙咨儆然若
君命之
臨況凜凜乎啟居勿遑也曉然以勉有司有司緩
冠之念亦猶之乎臣也舉淮揚一帶無論海船

沙船靡不搜括及之即舟人呼
天搶地臣亦付之無可柰何大索兩三月在揚僅
得六十四隻在淮僅得七十九隻說者曰此焚
林竭澤之計也江淮間亦大為騷動猶然有滲
漏不堪之小艇此無他以淮船前後廣募凡三
百今之所入送者即前之所吐棄者也按籍而
求分量止此矣若梁聘材所報沙船七十隻江
延徹所報沙船一百二十隻真是捕風捉影浪

言以欺人悞
國事也武弁別具一付肝腸欲執此以為覓舟左
券不亦難乎雖然准船盡矣而
天不悔禍罷兵無期則轉餉未有已時也廣求舟
楫不宜視為緩圖矣請飭臣李長庚
革一則曰查照東征
舊例二則曰查照征倭
舊例夫東征造船故牒具存可覆而按也試以造

船言之當時議造二三百隻於天津州若山東若遼東亦各造船有差而淮廠最後終造海船六十隻竟以倭退不果用是東征造船原未曾專責一淮廠而明語矣屈指漕船尚缺一千二百隻去年曾差同知李繼志攜數萬金買木於西蜀迄今杳無一木之至若即淮廠以造遼船猶無涎畫餅以療飢也必無幸矣至於東征募船一節撫今追昔亦有足異者當年提十萬師

以投朝鮮用之數年不為不久矣檢閱舊牘山東撫臣兩次募淮船六十隻又今募沙船海船一百四十餘隻而山東私募之數不與焉較之東征所募寧止數倍應之愈多來之愈頻獨不見東野稷之御乎馬力竭而猶策之不已此顏闔所以逆料其必敗也如不忍以敗馬者敗淮人也彼時不當募船於江南不當募船於兩浙乎又不當募商漁船淮船於登萊乎此前人已

試之
成法也及今倣而行之亡羊補牢猶未為晚矣向
者暫餉
疏中亦曾有以天下全力為海運等語是老成謀
國之長慮也竊謂今日造船募船撥東征故事全
力共圖大事衆擎易舉即舳艫千里而傳檄可
集也不然以極重極難之事獨責重之淮人竊
恐淮人泣盡而繼之以血將有蹈東海而死者

矣臣叨有
封疆之
重寄
上念
國儲下軫民瘼不敢不瀝膽以
請伏乞
皇上
大奮

乾斷憐念小民疾苦
垂軫淮海飢荒
速賜即
勅戶部及督餉大臣虛心採納廣行募造庶海運
終始可繼其有裨於軍興非淺鮮矣臣無任籲
天泣血惶恐待
命之至
臣按海運之舟官府顧價不及百金乘風破

浪非其所耐是以國儲民命為戲也沿海大
户每造一舟費可數百故以顧募為長策第
顧募欲平價令人樂從耳

萬曆四十八年六月十二日

督餉侍郎李長庚一本為守藩為滅賊大機糧斛實關緊務謹申飭僯運之法以應亟需事臣自去冬出關今年二月初四始還天津料理海運隨因遼餉告竭兩奉

嚴旨臣職司所在驚惶無地一面席藁待罪一面催發船隻隨據天津司道呈報二月十七日將去歲遭風停泊船一百八十隻盡行開洋又據

登萊二道節報二月初二日二府發過糧船三百七十餘隻又據天津道報稱天津新運于二月十九等日開洋新議北岸亦發二十隻以試其道各去訖續據海蓋道康應乾同知張文達報稱節次收過天津糧九萬一千餘石登萊糧十一萬餘石北岸船隻俱已到套又據寧前道報稱芝蔴灣船十隻載糧二千五百餘石亦到三岔河得交卸訖夫遼左事係安危三軍枵腹

臣髮膚可捐敢為稽緩第南岸道遠往返北岸人情畏憚而惟上雨少河溢止到一百六十隻每日裝運催行無奈三四月閒亢暘風作無日無之四月中風平定臣建竿于門見風利南則催舟發南岸見風利北則催舟發南岸交卸之處差官立等回空以便再運而海口所利之風至前途轉風之所未必同也去舟所利之回空之舟未必無也每發一次之舟寢食俱廢每見

風起而心膽俱碎矣催之太急俱如去歲之違
風催之少緩俱如近日之誤餉固臣材智之駑
而心力實不敢不竭也日准經臣咨爲守濬逼
近賊巢糧運遲悞可慮內稱牛騾已多出關海
船已多抵套據查蓋套積糧七萬八千餘石未
見動運遼陽車輛俱在鞍山等候無糧可裝等
因以致經臣親至海州查催斯臣之責也致煩
臣之心切焦焚

王師駐潞賊勢日盛文武將士同盟協和剪滅有
期普天之跂望日甚臣叨舟車之任竭蹶常恐
後期祇候准船到有次第天津截漕召買等糧
發完一速便當趨赴海蓋親為督催僅有目前
催儹事宜屢疏已言者再為申明一番以為激
勵人心之助耳
一回道臣之當補經撫臣疏已詳之矣臣曾有
疏將遼東直隸淮揚各道俱加管理餉務職銜

蓋臣等之施行全仗各道分地考成臣部已經定議而先無分地之官何以施之海運此時行之已遲并望

皇上速賜

俞發也

一曰牛驢之當卹該臣出關會議一疏原議驢車并夫至廣寧牛隻比照買馬事例及每日料草行宿程途用截一單令原解數名赶送後因

沿途報有倒損各司道中請行本地差官并牛
夫出關押送彼時直隸牛已到關止行永平道
于原議外多責數名乃移文三省自後委官押
解而反發料草則關外府佐驛站各官之責也
隨接撫臣手書亦云發到牛隻關外各驛站官
如不用心喂養即長解夫亦柰之何茲已責令
將備等官親驗料草管糧官周流查看在守巡
二道已派銀差夫而廣寧等不堪新兵俱可趕

牛設輜重一營專管領牛爲運糧之用自此法行而牛隻損踣者日見其少矣又據廣寧縣同知呈詳蒙撫臣查得原派千輛之車廣寧派二百輛寧前派一百輛遼陽海蓋各派三百五十輛法今之嚴冀齊三五乃經臣前疏稱有牛而不肯喂督臣之咨謂霸州等處車已出而復還撫臣之咨謂縣夫將大車藏寄改小車以運順帶之糧永委府官因票無留用字樣遂聽之歸二

道缺人而府佐急緩至此何以官其責也近聞縣夫將縣故意餓倒以圖入關夫騾之重價而性耐也倒損虧額後運何恃縣夫原受安家甚厚必須嚴查料草短少出于委官馹站責令賠償出于縣夫定將府佐查叅猶目前第一義也

一曰程限之當定運道有陸有海而海有天津有登萊有北洋有芝蔴灣有淮揚等處不同而同受于海蓋遼陽二道除前已派定外其山西

山東河南續到縣斗當聽撫臣多發二道自盖套至遼陽定為幾撥某府佐司之自遼陽至濡陽定為幾撥某府佐司之每撥用牛騾若干每日可運若干大約撥察運速而力又可節該道酌為定議不及程數者猶以
功令懲其府佐官員倘道臣不為查稽則道臣之責當有攸歸矣

一曰關糧之當發山海關積糧四十萬陸運有

限為數不多臣與督臣計之關糧未發則真保
薊密之糧止可自運以赴芝蔴灣不得壅積關
門以防爛浥其芝蔴灣一道寧前道臣力任議
開至去冬而議始定所造之船閱臣親見其合
式而苦于匠役之少則募之關內及海道臣與
督臣之任水手之題
募于江浙則本處撫臣之任至于繇津抵蓋原
未經行乃去歲遣風五船飄入北洋三日抵套

臣聞之加與優賞後至闕外與經臣言及深以為便因詢海盖得水手曾漂洋一次者今春天津司道會同五舟以為嚮導委鄭登雲王應龍押舟前往而一時顧隨共四十舟俱已抵套旅又委黃微思等押沙船以往矣此道最為穩捷但大洋之中必得三日長風方可以到此則伏

國家之

威靈俾效順于海若俟其行之漸多臣當另請近

督臣行永平道查閱南海口抵套之道而閱臣

疏請

沿海有舟之家能運一千石以上者加守備職

銜十萬石以上者加參游職銜正為此道而設

也所當力為舉行矣

一曰收卸之當速夫遼餉二百萬以每舟五百

石計之須得四千舟始可完二百萬之運而臣

所造雇津船二百隻淮沙船五百隻耳津登兩

處分用之尚未全到非回空之速何以完此多
數故須遼左收管之官于議定近便海口作速
收卸勒令回空庶可數運今歲之運幸保平安
而天津之舟在桑島報損二舟到津報損一舟
抵遼岸者報損八舟登萊報損四舟而天津回
空在登州遇風陸續報損二十餘舟有人船俱
失者一舟之損補造實難則江浙協助之船屢
經題

明所當速解是望于二省撫臣及司道之速發也

一回派運之當嚴臣原派山東六十萬淮上三十萬天津六十餘萬尤不能足二百萬之數遼兵移瀋從此漸進則守者益廣備者益多在淮上已設專道料理雖船久未涉海即多造沙船經達蓬萊日來賴廷聘等空船屢行不聞有險而膠昌之議惟在多助東省以船也山東之派

雖多議以觧
京本色盡改折色而佐之事例并挽徃歲之南販
者歸之于北亦可全完且海道最近北之津運
每石可省運價銀一錢以上將所省運價加值
招買本地商民必有應者既令山東之民受其
多運則宜令山東之民得其厚值實鼓舞微權
之意也總至年終比其完數則省直司道不得
輕視考成之規矣

一曰功名之當實夫搜括之方勸懲之
典諸疏
備矣而征解運發未見其前者則以未常實舉
有裨餉務者一人而用之有悞餉務者一人而
懲之也臣以庸愚不堪任使屢
嚴
譴夫法行自上
皇上不

謹臣何能完此二百之之數自後糧餉派定運之

有悞望

皇上先

斥微臣而隨以分地之法考成其司道庶人心知

傚其各處有司首倡義舉者加派不累小民者

驟牛勸借得宜糧餉搜括獨旱者以及海陸二

處南北二岸效勞捐資人等查其運糧數多係

文武官員者優陞實銜管事係儒吏軍民者照

臺臣所議新餉事例准其開納雖微必錄有今
必行海運可用其命陸運可得其力而臣於此
尤有請
焉海陸運務臣自肩之無辭矣而科臣條議及
臣原疏所請
巡餉御史蓋恐征解之稽緩接運之疎虞錢糧
之涸滯得一臺臣共事查參同心有人彈壓尤
易有巡漕御史等巡倉之

例可援也經覆已
允諒議差衙門自當速請
不敢復贅惟是臣愚以為餉務之重不減於兵
處餉之難更甚于兵兵可按籍而征也有餉何
憂于兵之不至哉餉則取之脂膏也試之風波
也蹈之道路也無兵慮在外弱無餉慮在內潰
臣縱不敢惜身以累中原而竊恐失一身以悞
軍

國各處司道諸臣腹裡者以安靜為職掌邊方者
以兵馬為專司其視餉為分外之事無一人肯
以身設處地者一糧一料不抵賠也經臣時以
問之于臣臣不問之諸臣將誰問者查得前東
征督臣邢玠海運圖說內之募船于淮浙添造
于津門買騾于北直之六府搜車于遼左之五
道多方典處以濟水陸之不及當日以屬國之
故征求徧于天下遼左咫尺

神京所係尤重矧遼左當日用本地自致之車可
以供朝鮮而今日以省直解到之車不能供信
地復何以自解耶去歲以有津船之遭風也有
火器之多運也有舟車之不至也今數者皆無
可諉正諸臣齊心戮力之秋矣遼兵守瀋事在
垂成臣職專糧餉謹以屢疏所請伏乞
皇上念兵食相須速
發臣疏凡一應關內關外事宜俱照臣部前議分

地責成一

疏

勅各省直督撫按司道諸臣一體遵行臣獨任其

怨願諸臣共受其勞當此之際萬萬不可再相

持于文字唇吻之間臣之不職自應

譴斥以謝諸臣諸臣有悞則前疏覆明亦不能獨

以罪諉于臣也

臣按先朝議海運以濟河運之窮屹屹難就

而來事起往往乞靈於海若以致覺華島露積之粟廣長十餘里我師不飽半萩奴首亦吐棄不取當事者之無策極矣

萬曆三十三年三月

京畿道監察御史劉曰梧爲照刷事竣敬陳末議以裨綜核以崇實政事職惟兩京文武大小衙門官有職掌事有司存犁然備矣而復設京畿道御史三年一次照刷事無巨細皆得過而問焉盖

祖宗立法意在綜核名實非取其官也但本道向以御史資俸稍深者應差前此官常無滯序遷

可期優游卒業者甚少以故各衙門類以冗局視之而本道亦往往以閒曠自居非其無可事事也陳牘充棟則繁瑣不勝親取辦數月則時日不暇給遂一切委之吏書苟且塞責雖謂之無事也亦宜職自三十二年五月受事迄今及期矣殫力尋討稍得指歸蓋循名責實原有無限事功而虛文相蒙殊失立法初意思有以釐其謬舛而補苴其缺漏顧彼此因循已久且介

在京國不可問非藉
明旨申飭究且尼格難行用是撮舉要領條為四
議而附以本道之建置上
請如蒙
勅下南京部院酌覆行各衙門及接管御史一體
遵施行庶於綜核實政不無小補云職不勝惶
恐待
命之至為此除具

奏外理合備具揭帖須至揭帖者

計開

一部司收放當議照刷之務錢穀為最爾

當

國計空匱之日豈宜鄙為細事自戶部以至兵

工等衙門皆有收放錢糧乃歷查往牒

各有直累年拖欠動以千萬計總之皆

惟正之供也查參謂何此其責不獨在

省直已乃出納之間尤大可詫異姑以

户部言之巻查隆萬以來除見收放外

各司冊報貯庫待支銀約 六十餘

萬乃闗之大司農謂實在不及二十萬

執卷相詰則以為此遞年入數耳諸司

自牒庫而後盡屬管庫之任毫不與闗

及問之該庫則以每歲自有奏繳及科

道查盤向無庫巻送刷夫百萬金錢只

憑一人出納職豈敢謂當事者盡有所
染指然奏繳盈縮在手查盤三年一日
耳如昔年諸主事之敗露經參見今黃
郎中之詿議被黜豈異人任乎職所據
者卷耳有入數而無出數何能使職了
然無疑而司筦者亦何所執以自明也
夫庫無實積卷存虛數年復一年第以
通照二字相往返又安用此照剛為竊

謂業以二省直分司則職守隸屬拖欠似不當專委之省直放支似不當專委之庫司也總其完亦須稽其負計其入亦須問其出一應給餘陞遷去任必以徵完及額支銷明否爲殿最而該庫於三年照刷必將收放全數備卷送刷推之兵工等衙門皆然則人有分責積逋可完且出納明而諸司心跡亦白矣伏

乞

聖裁

一錢糧歸縮當議搜剔隱弊職之職也而毛舉瘢索則近於瑣細姑列其大者查得南京各衛例有地租文卷送刷惟錦衣衛象房地租卷獨否該職行查據稱前租近歸南京兵部職方司收掌及准部文象房地基先因倭警改為振武營

後事寧將官軍寄發各營操練營基招佃取租作爲本部公用隨查該司卷内並無前租下落止載每年旗手等衛并東城兵馬司犧牲所等處共徵地租銀四千八百五十兩九錢查會典開載嘉靖十一年議

准聽南京各衛所造册支用今開各衛造册項下每年止支銀一百九十九兩八錢三分

給本府并戶兵刑三部及各衛犧牲所整卷書手工食共九十三兩四錢七分其該部每歲燭炭各項冗費一千二百四十六兩有零會典原未議及總之不過一千五百四十餘兩餘銀三千三百一十兩有零未見作何支銷以年計之盈數千以十年計之盈數萬矣且此項租銀既開各衛整卷名色乃和陽衛掌

印指揮史國儲以指造卷冊科斂經告
該職提審剔回各府部例取整卷書手
便有使費工食夫各衙無書手故於軍
伍中取稍識字者充之乃府部並取辦
於各衙以供役殊屬無名況業有整卷
公費乃令各衙得藉口以啟科索之端
耶再查隆慶二年題
准南京戶部庫貯石灰山關餘鈔茶引銀并飛熊

等衛屯糧折蓆銀總督衙門贓罰及羨餘銀兩聽該部存留以備修理衙門并各項公用巻送京畿道查刷今並隱匿不送職甫任時查各倉塲餘剩竹蓆甚多朽腐不問心甚惜之委官行查並屬烏有即欲盡法追究而部堂代為辯飾司官暗為指導第令補變價百一而止其他固可知已至於刑部贓罰庫之入

官賦物工部各司屬之積存物料累歲
經時並不支變究且玉化為石鐵化為
泥有用終歸無用職所謂京國不可問
者此類是也夫事關錢糧絲粟當惜嫌
疑所在隱忍孰甘尚蒙

勅下各部自行清理毋令吏胥得以影射而應送
刷卷宗仍照舊例送刷則錢糧有所歸
宿而科侵諸弊可漸杜矣伏乞

聖裁

一查參考成當議

今甲徵收錢糧必稽完久而查參隨其後一經

查參必行提問監追輕則罰革重則配

遣法至嚴也而南中經參各弁鮮聞其

有完夙逋而正法者如留守右衛指揮

劉應鳳侵銀糧盈千屢經參劾奉都察

院勘劄行湖廣道問擬立功監追數年

毫無完償職行衛提審該衛掌印官李
蒙富輒朦朧回稱見奉總督部道發中
城監追及轉行該城提解則本犯久已
夤緣脫獄矣總督不知也該道不知也
錦衣衛鎮撫王若金侵糧逾八百兩經
參提匿贓不吐問之該衛經歷黃金璽
作何比併則曰見監該衛也且曰該衛
官例不他繫也及細訪之則實未嘗一

日在獄也暨查之又不獨二犯為然也
夫軍興命脈徒以飽此輩饕貪之腹業
被
旨提問監追而公然通同賭獄徜徉自恣刑罰不
加視
國法特弁髦耳又何怪乎侵欺者延踵相襲也蓋
緣查參者不必提追追提者不必查參
彼此不相照前後不相問自非急切

國計同心任怨幾何不以胡越視之而反令若輩
揶揄任事之人耶查巡按御史奏有勘
劄必載考成歲終
奏報聽該科查參以故事有責成法無骫軼南京
各道未必頻於按差此後奉有參提勘
劄並入考成一體
奏繳而新道至日亦得移牒相聞則奸胥不得埋
沒同黨不得捲護而貪黷奸頑之夫不

致怙終漏網矣伏乞
聖裁
一衛官選委當議南京自錦衣而下四十
八衛星羅碁布指揮鎮撫千百戶不下
萬餘員皆衣租食稅於太倉者也
國家承平各衛官無所事事除運糧而外只有印
操屯徼而已其掌篆無驕蹇無苛尅輸
納無愆期無侵漁者為廉為能其不然

者為庸鄙為不肖此不問而可知也況業經參提豈有旋行委任之理前進未完豈有再聽徵收之理而南中則不然如飛熊衛指揮張繼勛經參未結忽轉龍虎衛管屯神策衛指揮朱應科經參未結忽轉橫海衛又再參而再轉瀋陽右衛兵橫海等衛指揮陳三德吳允祿等千戶黃繼成等百戶白来等前經侵

提仍復管屯管事拖欠如故諸如此類殆難縷指緣課督錢糧屬之計曹兵部不得而知也選委調補隸之武選戶部不得而與也奸弁巧於夤緣鑽刺可以通神方覓重責於此而遽已托足於彼罪籍未除改牒已下揚揚在事莫復誰問如

明明何如

國課何查北京各衛官逐年考覈如年終有布花
存恤之舉劾有京營屯倉之舉劾又有
按差復
命之獎戒何其容也乃南京考察只及於各營將
領存恤只及於僉書而掌印官主持一
衛錢糧由之出入顧馬政軍務有獎無
戒即甚不肖者亦須五年黃選方有更
改以故各營官驁鷙橫肆不可羈靮漸

有尾大不掉之形如飛熊廣武英三衛介在江北有同化外錦衣衛千百戶近且不赴卯揖矣以故數衛玩法侵漁視他衛為尤甚夫事權雖不可外假咨詢總期於得人似宜計部於年終稽察錢糧完欠必揭其最能最不肖者於兵部以為賢否之據而兵部有所調委亦必移咨戶部考其素行以示委任之公其

餘各差職掌相及者亦比照北京閒行舉劾之典則稽查嚴密委用不致匪人且勸懲行而各衙官亦庶知自戢矣伏乞

聖裁

一本道建置當議夫照刷非細務也自京

欽遣非漫遊也責任重則事權不宜輕職務繁則體面所當假而假息別署蹴居民舍非

體也日給取辦贖鍰官吏臨時顧募亦非體也職請縷言之本道原設有公署附太平門外三法司之側而稍遠國初規制不甚隘嵗久浸而傾圮緣三年之內居不數月欲不傾圮不可得也至於今則荒廢尤甚又僻在山塢旁無居人項頭門之外便為劫奪之塲其勢不得不蹴賃城中去公署便十數里奈何不

以蘧廬處之或曰三法司不比鄰乎然彼入門各有官舍自無可煩多議本道固客官也各衙門勢已渙散即府佐而下猶覺勉强平時無與料理賓至安語如歸似不可不另行建置也然而建置非甚難也查會同館內原有撫臣行館一所久為學差所踞近學差另有鼎建矣若從宜修理改為照刷公署因者十

七費不甚鉅不則京衛全荒基址甚多擇其便利重為創建照刷之年本道居之平時仍歸本衛并便照管如北京往日屯馬差之於羽林前衛可也是在司空一加意云耳至於本道向無編派錢糧一應日給吏書工食紙劄等費盡取之贖鍰自食其力相沿已久誰云不可然時有久暫勢有盈絀如職受事則前

道餘贖憲以

恩例優免遂不免借給應天府庫銀為旦暮計矣

此無論事體掣肘且何以令衆庶見乎

似宜行應天府酌議於上江兩縣量增

官吏廩糧若干使無奪攘之慮而本道

積有餘贖亦量數報部則取之於官而

還以歸之於官未為失計且亦以存體

而令各衙門不至以過客相視本道不

至以五日京兆自處也若夫官吏等役
原不乏人或聽撥於銓司或取用於兩
縣第取給使令而止不得仍以市棍比
之則事權與體面並重庶可以久安其
位而行其志也三者皆細事然非奉有
俞旨則無所遵奉也伏乞
聖裁
職按御史刷卷一差原以待資俸俱深者稍

停歲月故往往傳舍視之釐奸剔弊莫可望
矣

萬曆三十七年七月十三日

順天府宛平知縣劉曰淑一本縣官為民請

命原無私心臺臣因請行參諒有獨見懇乞

聖明裁覽參詳事理准臣原請還初服事伏臣於

本年六月二十一日申為京民窮困已極

朝廷仁政當先懇乞罷稅以厚民生以重根本事

職今任順天宛平知縣原任湖廣武昌府武昌

知縣也以政事論究實繫於武以民情論究不

異於武矣武猶彈丸小邑究則根本重地其利
所當興害所當除不猶切於武乎職於初任武
時稅使過江虜民屢抗其令而屢執其使謂該
廠所稅江湖過客若之何而稅我武之樊口也
樊口可稅不縣縣當稅哉請詳楚中上司蒙俱
是職議武民是以獲庇而免於魚肉今究之苦
稅不猶甚於武哉該職於到任之初有京邑水
災異常小民困苦可憐乞賜破格發賑以重

京師根本事於內降及富戶不可以累商商人不可以稅困蒙巡按御史方大美批行霸州道富戶無以商累商人無以稅困作何議免作速議詳以憑覆核轉

該職議得商人之僉不過為內外之供耳然使厚為估值先為發給人未有不願充者今內之鋪墊苛矣而外之賠補亦難堪焉如刑部紙張工部車輛一遇僉充遂罄資本宜富戶之棄家而逃也誠在外衙門後估先

發極其優恤則內而監局關之亦必動其良心而易於裁費矣欲免斂商之累竊謂先議外而後議內可也商稅之征不過為營建之費耳然使一關嚴密一關稍寬人亦未有不願來者今遠之確務苛矣而近之征求且復甚焉如盧溝陸稅張灣舟稅取盡錙銖不遺毫髮宜商人之裹足不來也誠近附近等處從寬議罷捐此些須則外而商賈聞之自然視為樂土而歸若流

水兵欲免商人之因竊謂先議近而後議遠可
也議外及內收支漸次無留難富戶自無檢點
之累議近及遠征榷漸次而寬紓商人自安貿
易之常自此貧民借貸有門地方貨物必賤倘
亦實
京師厚災黎之一策乎申議去後自當編審鋪行
之時該職又為酌議商役優恤鋪戶事申詳本
府并審編科院蒙批覆議該職又議得作法貴

良便民為要措用有道惠商為先今既取鋪行
之銀以供兩縣之用即當體鋪户之心以遂生
理之常奈何以檢點累之令其閒鋪不閒挾資
外徙則與所謂招富民以實
京師者不相左與其流弊不止兩縣用費缺額而
已故職謂鋪户當優恤者此也誠欲優恤不外
於免檢點欲免檢點不外於厚處舊役商人責
成等給等官而已夫招商賈輯萬無空招之理

必有本等錢糧即庫藏告匱萬無不給之理必當設法措處職因是知厚估先發必可行而無礙也何也既有本等錢糧自當照依時值乃令商人添墊至於百餘千餘之外可予誠厚爲估值如時價而兩即以百兩估時價千兩即以千兩估之無以羊貴牛而剋其數目此在部中一酌量間耳其可行而無礙無疑也既有時值價銀自當依時給發乃令商人守候至於三年五

年之後可乎誠先為發給如估百兩之價即以百兩與之千兩之價即以千兩與之無以歲為日而各與出納此在部中一携取耳其可行而無礙無疑也若乃總會文場提衡在禮部而用胥强半在兩縣總管在府廳分管在縣佐價雖欲少價不可發雖欲後時不可其可必行而無礙愈無疑也職以身設處鋪戶之地而知下情之當達如此職又以身設處當事之地而知上

德之易行也如此故敢控陳少申一得此法一
行商無添墊之累定無消乏之時必不至於告
替縱有告退之役定有頂役之人必不至於廢
僉衆心是此競悅百貨是此充集舖行是此日
盛用費是此日紓竊意亦生財之大道而太平
之偉事也申中蒙審編科院具
題訖是都商一節
廟堂必有定議本縣不敢復瀆惟是蘆溝橋稅務

不獨害及過客而且吸盡小民有不容不爲控陳者何也驗單収稅所取雖少廵攔勒索所費亦多體恤過客誠當議免若乃煤灰炭草非究土產物究民膏脂乎若之何而常設稅使錙銖科歛也一官居橋猛如虎踞書役四出甚於狼噬彼石景麗角三家店楊木厰北旺洪石口處小民衣食之方爲能當此三十六書之縱橫剝取乎夫究民護衛

神京當免租稅作

天子湯沐之邑乃稅棍狡營私橐共肆咆哮為小

民骨髓之害職之所不忍也懇乞轉題議免俾

究之蘆溝橋如武之拱江口無一卒敢騷擾焉

則凡民遂安居粒食之常而

國家收拱衛捍禦之利矣且錄通詳撫按各院本

府本道并巡視蘆溝橋衙門去後嗣是備細具

揭稟府藉照天下之苦稅處多矣部院科道各

衙門罷稅之疏數矣並未議及於究非遺究也
究民有苦不敢言究令有志而未建耳今既控
陳敢再披瀝職請先令言究稅之當罷也而後
及
畿内附近等處一切稅務可半蓋稅無常無稅也
惟正之供究未嘗不輸九邊之餉究未嘗不派
如
御馬倉光祿寺京庫農桑右地旅順等項庚地而

賦不少減焉是究賦已如額矣復稅之煤灰炭
革是兩稅之外復有一項之稅也其當議罷者
一銀差之外有力差力差之外有雜差如
太廟薦新等物太僕寄養馬匹東廠煤柴戶部議
房四季奶口各項雜派引類而推不可勝計焉
是究之苦役甚矣謂宜少有所弛以恤其私而
胡為復抽此稅使朝夕拮据者不得一飡告飽
也其當議罷者二合究平銀力二差而計之歲

不過八千有奇尚若供輸之難多賠賍之累責
妻黨子不能完十之八而此煤灰炭草每歲七
千之額必取盈焉總書頂首三千有奇散書頂
首三百有奇通計一萬七千有奇而皆取足於
四項榷徵之內是正額之外不復有一萬七千
之徵乎宛民若之何而能堪也具當議罷者三
宛民附近
皇畿內集流寓以厚拱衛之勢外禦達虜以壯

國家之威恒必賴之謂宜普
日月之光施雨露之澤比外州縣稍有加焉使之置地置產而重遷徙有居有食而免流離乃為重根本而實元氣今反以此稅重困之不幾於寇讐究民哉竊恐民無恒產復苦苛求一遇警急且鳥獸散而不可收拾矣其當議罷者四職究今也所知如此不敢默默若乃自究而推之如蘆溝橋驗單之稅大興縣訌門起單之稅漲

州胡良橋琉璃河通州張家灣等稅俱當一體
議罷者先罷近稅此及遠稅此職所謂自近而
及遠者詩曰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此之謂也誠
蒙代題議免先議罷近除腹心之害以固根本
次宜罷遠去手足之痺以固血脈萬姓歡呼萬
代瞻仰在此舉矣竊謂
廟
堂將有定議旦暮共成盛舉不謂蘆溝橋巡視
御史王孟震參論臣也但臣謂罷稅務非自今

始自三十五年八月十三日到任即於十五日具申此時此議豈謂護庇衙官營謀四稅而設乎臣不必辯也豈謂臣恣肆貪殘有據長安自有公論撫按自有定評臣不敢辯也徵收油稅原是委官臣不干預通詳衙門俱是上司臣非𧩯法惟是臣職必不可不去究稅必不可不罷去臣一人因而去此三十六人去此三十六人因而活此數千萬人臣上可以報

皇上下可以報宛民而中可以謝御史矣白簡可
行於一時青史貽譏於萬世安能已於言乎臣
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職聞語云足寒傷心民寒傷國前代徙富民
以實
京師誠有深慮也今宛大二縣非根本重地乎而
其民困於鋪行諸役力竭財殫不勝怨咨真

有如劉曰淑所列者又總書頂首三千有奇散書頂首三百有奇通計一萬七千有奇皆取足於榷徵之內昔時仕者聚歛以足國今時胥史聚歛以肥家益可恨矣